

编者按

黎歌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歌词，传递着黎族百姓对生活的热爱、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传统的坚守。在“三月三”这一盛大的传统节日期间，黎歌更是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、传统与现代的桥梁。老歌王用他沧桑的嗓音，诉说着黎族古老的故事和传说；而黎歌“新生代”则用他富有创意的演绎，为黎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。



王取荣。



扫码欣赏  
“山歌王”王取荣唱黎歌。

## 非遗传承人王取荣会唱一千多首黎歌

# “山歌王”传承传奇

■ 本报记者 刘宁玥

平静的身躯里，蕴藏着澎湃的激情——初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“黎族歌王”王取荣，定会留下这般印象。

舞台下的他，沉默、谦逊、温和，看似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夫。然而，只需一个麦克风、一盏聚光灯，他便立刻化身成为魅力四射的歌者，用穿透力十足的嗓音，深情演绎一曲又一曲婉转悠扬的黎族民歌。

带着这股激情，他将民歌唱出大山、唱遍全国，在许多省级、国家级的演出和大赛上赢得了奖项和荣誉。满载而归的他，深知民歌需扎根土壤，多年来扛起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使命，将民歌唱到乡村、唱进校园，做好黎族民歌的传承保护与发扬。

今年，王取荣入选了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推荐人选名单。“民歌唱起来才有生命力。”他将持续做好黎族民歌的传承保护与发扬，让黎歌能一代代地传唱下去。

### 从耳濡目染到拜师学艺

有民歌的地方才是家乡。王取荣的家乡上安乡作雅村，有着“黎族民歌博物馆”之美誉。全村男女老少，无论是出门干农活、在家休闲乘凉还是摆酒迎接来客，总是歌不离口。生活在浓厚的音乐氛围中，他也迷上了唱歌：“喜欢跟着大人唱，自然而然就会了。”

对于音乐，王取荣有一颗较真的心。黎族民歌曲调、唱腔复杂多样，歌词多以口口相传。因此，能哼两句小调只能算作入门，想唱得好，必须跟着老

一辈歌手学习、记录。“几十年来，我走村串寨，听老一辈人唱黎歌，他们一用唱，我就一边记。”王取荣想方设法，用意义相近的汉字记录黎语歌词，足足记满了4个笔记本。不光动手，还得反复练习，准确熟练掌握每一首黎歌的黎语唱法。

为了学好唱歌，王取荣四处拜师学艺。他最知名的老师，是已故“黎族歌后”王坏大。她一人能演唱上千首民歌，熟记三十多种不同的黎歌歌调，许多其他方言区失传的黎歌她仍能记忆。“遇到不会唱的曲调就会拿着向长辈请教，有了老师的指点，一首曲子，什么调，都会很清楚。”跟随这位名师，王取荣的歌唱技艺进一步提升。

到了21世纪初，王取荣已是上安乡远近闻名的“山歌王”，会唱一千多首黎歌。但他最大的渴望还未实现——他想带着黎族民歌闯出大山，站到全国的舞台上。2004年，他外出参赛，荣获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“最佳歌手奖”和“最佳风格奖”；2006年，还受邀在首届CCTV中国民歌歌舞盛典演出……现如今，年近花甲的他，已是琼中公认的“黎族歌王”。

### 夫妻携手传授非遗歌技

“欢迎远方的客人来这里，我把黎族山歌唱给你……”每次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，王取荣都会和妻子林玉英一同手打节拍，唱起这首歌。

王取荣、林玉英既是夫妻，也是音乐之旅上的最佳拍档。一次上吊罗山

迎亲时，他作为男方代表，在对歌环节与女方代表林玉英“一曲定姻缘”，6个月，便把这位“吊罗山乡最能唱歌的姑娘”娶回了家。自此二人琴瑟和鸣，一同唱歌、写歌。目前，王取荣夫妇已经学唱、收集了上千首民歌，他们创编的“达达瑟”在经过加工后已成为了黎族民歌的代表曲目。

夫妇两人除了演唱民歌，最喜欢的活动便是外出授课、表演。近年来，在琼中县文化馆的支持下，王取荣夫妇作为黎族民歌项目非遗传承人，应邀开展传统民歌声调培训，带出100多个徒弟。他们还组建起一支歌舞表演队，深入各乡村开展基层文艺表演，在国庆节等假期回乡开展展演表演，让市民游客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。

他们最关心的便是少儿音乐教育。“我们最担心的是后继无人，所以我们无论多忙，都会去教孩子们唱歌。”王取荣说，只要有孩子愿意学，哪怕要骑摩托车骑行几十里的山路，他都会不辞劳苦，开开心心上门去教；就算在农忙时节，他与妻子也会在夜晚挤出时间，到村里给孩子们上一堂课。

“现在黎族的孩子大多是讲普通话或者海南话，会黎语的越来越少，这也让黎歌的传承遇到不少难题。”王取荣说，他不断创新调整曲调，融入更多现代元素，进行了重新编曲、配器和演绎，让它们焕发新的活力，跟得上时代，被更多人传唱。希望通过自己持续的演唱和教学，让黎族的青少年爱上民歌，主动学习民歌，使这一绚丽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。

## 黎歌“新生代”陈师泉：

# 让黎族民歌代代传唱

■ 本报记者 刘宁玥

### 民歌是家的声音

陈师泉的家乡——琼中和平镇蟹对村，是一个偏远的黎村。“交通不便，也没有手机、电脑，唯一的娱乐就是吹拉弹唱。”陈师泉犹记得，儿时最期待晚饭，夕阳西下，橡胶林外，祖孙三代同堂，几口山栏酒下肚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对唱起来。父亲会一些黎族乐器，还主动给家人伴奏。

“叫依唱歌依就唱咧，只要蜜糖甜透心。”听得多了，陈师泉也开始跟唱。说来也巧，他学的第一首，是父亲最爱的《叫依唱歌依就唱》，而此曲正是王取荣的老师“黎族歌后”王坏大的代表作之一。三代黎族歌手的缘分，早在动人的乐曲中悄然缔结。

不过，此时陈师泉所学的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黎族民歌。“黎歌有两种，一种是传统黎歌，一种是汉化黎歌。”他说，自己学唱的主要是汉化黎歌，是用海南方言咏唱的黎族歌谣，多为七言四句为一节或一首，歌调则多为四亲调，“说白了，就是记得一个固定的调子，往里面套不同的歌词，其实很容易。”

出生在一个爱音乐、懂乐器的家庭，陈师泉的音乐天赋自然不俗，他把村里的老人拜访了个遍，学会了竹尾箫、竹笛、树叶等传统乐器，再加上有一副好嗓子，年纪轻轻便成了村里的文艺骨干。“以前很自信，觉得自己什么

都会。”他回忆起自己年轻气盛的模样，禁不住笑起来。“直到遇见王取荣老师，我才是半只脚迈进了黎族民歌的大门。”

2016年，在乡政府的推荐、县文化馆的支持下，陈师泉参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琼中黎族民歌歌培训班。课堂上，他听到王取荣用黎族话演唱的原汁原味的民歌，立刻着了迷。“王老师的调子比我们平时唱得更丰富、生动、有细节，黎族方言的演唱，一下子唤起了我们黎族人内心深处的共鸣。”自此，陈师泉下定决心，要跟王取荣学唱传统黎歌。

### 唱出黎歌情与意

“难咯，一首歌学10天还学不会！”唱惯了汉化黎歌的陈师泉，在学艺初期，极度不适应。

主要是歌词难记。“传统黎歌的句子结构无规律可循，有五字句，也有七字句，甚至多字句，不分段落，一气唱完。”他解释道，黎语没有文字，歌词只能硬着头皮记，哪怕王取荣用汉字标注了每句歌词的意思也没用，“黎语的语序和普通话不一样，打个比方汉字歌词写着‘月亮’，黎语就要唱成‘亮月（意译）’。”

好在陈师泉对音乐有着一腔热血，敢学肯练，这种执着劲打动了王取荣。“保持这种热情，持之以恒，就会有收

获。”课堂上，王取荣逐字逐句教唱，课后，他还将伴奏、歌词、演唱视频等资料发给陈师泉，以供练习。日积月累，陈师泉逐渐摸索出了门道。

语言的转变，背后是一整套发声体系的转变，这便是陈师泉闯的第二道关。“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，发声的部位比较居中，曲调也较为平柔。换成黎族话来唱，那就得像树林里的小鸟一样，让声音直直冲破头顶，曲调也更婉转多变。”为了纠正发声习惯，他清晨割胶、傍晚摘槟榔一路边走边哼。有时，一个地方唱不明白，他直接一脚油门踩到上安乡，去老师家里拜访请教，与王取荣夫妇合唱到半夜才回。

就这样，陈师泉逐渐学会了许多耳熟能详、脍炙人口的黎族民歌，顺利入选琼中黎族民歌传承人，还在2023年开班授课，教学员演唱《奔格内》《今天是个好日子》《欢迎你到黎寨来》等黎族歌曲。“作为琼中黎族民歌传承人，保护和传承好民族文化，是我的职责。”陈师泉表示将继续传承好黎族民歌，让更多人了解黎族民歌的内涵。

陈师泉也尝试以家乡蟹对村近年来乡村发展为主题，创作了一首黎族民歌，虽听不懂歌词，但记者能感受到字字句句饱含深情。“我还想多写一些歌，带着自己的小孩唱。”他说，希望下一代还能通过一首首黎族民歌，保存民族记忆，传承非遗文化。

海南手造

## 东山草编：席草绕指编艺趣

■ 本报记者 习霁鸿

在刚刚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上，海口市会展里的一根草让一名外国友人着了迷。

因为他发现，在灵巧的手里，不起眼的草可以是实用性强的一张草席、一顶草帽、一个包，也可以用作装饰的一个壁挂、一个玩具、一个公仔。

一番交谈后，他还在老师的指导下，自己上手，学着用草编织出一些花样。

让这位外国友人着迷的，正是入选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东山草编技艺。现场教他的则是该技艺的传承人袁洁。

东山草编技艺历史悠久，最早可追溯到宋末元初，发源于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，目前主要分布在东山镇南渡江两岸的坡上村、福寨村、紫罗村等地。

这项技艺之所以发源于东山镇，与当地不无关系。袁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东山镇的席草也叫“灯芯草”，因为日照时间长，长势好，所以无节，柔软，韧性强，是制作草编的上好原料。用它编织的容器，“直立不倒，盛水不漏，多年不烂”。这也正是东山草编技艺令人惊叹之处。

但想要把平平无奇的一根草变成一个令人惊叹的草编制品，个中步骤其实十分繁杂。

袁洁向记者展示了一个短视频，内容是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前，她和村民们一起准备席草的画面。短视频里，她和村民们一次次俯身又起身，按照粗细长短把草分堆，再根据不同草编制品所需要的数量算好草的根数，分别捆扎好备用。她介绍，光是从新鲜席草到成为可编织材料这个过程，就需要经过收割、挑拣、分号、揉、劈瓣、晾晒去除水分等十几道工序。

到了编织这一步，又有编、插、织、嵌、绕、缠、悬、挂、空、别、剔、镂、透等许多道工序。“已知的草编编织技法有两千多种，即使是最简单的作品，也需要用三五种技法。”袁洁向记者展示她新编织的一顶草帽，“编织过程一项草帽，需要先打底、编帽头、收帽檐边、展编帽檐，再打花式、收口，总共几十道工序。”

“草编是一门集编、织、剪、染、绑等为一体的手工艺术。”袁洁总结道。

正是因为工序复杂，替代工业品又层出不穷，东山草编技艺一度走到失传的境地。

“以前东山镇90%的人都是以做草编为生，但慢慢地就很少有人做了。”袁洁说。



袁洁在教外国友人编东山草编。受访者供图

出身于“草编世家”的她不忍见这一技艺失传，从母亲处重新捡起了这门技艺，自己又到东山镇和白沙、五指山、昌江、琼中等市县拜师学艺。为了跟上时代要求，袁洁还多次前往上海、浙江、广东、云南等地，和各地的草编师傅交流技法。她把自己称作“嘎芒妮”，“嘎芒”是指草编袋子，“妮”就是海南人口中的“阿VO”。

学成后，袁洁编写了一套东山草编技艺教程，并在学校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免费开设课程，日常也会把自己的编织过程录制成教学视频，发布到自己的各大社交账号上，供有兴趣的人学习。

2022年，袁洁与返乡创业青年联合在东山镇山头仔村创办了草编工坊。2023年，秀英区在山头仔村打造了“东山草编”人才工作站，并设立党支部，既为工作站提供资金和场地支持，也积极为其搭建对外推介交流的平台。袁洁在工作站为村民提供免费草编技艺培训，发展集草编技艺培训、产品销售、研学于一体的草编产业。如今，登记在册的培训学员已超300人，技法合格的村民月收入近3000元。

看海南